

福建民间文学丛书

蛇郎君与莲子脸

郑惠聪 搜集整理

海峡文艺出版社

福建民间文学丛书

郑惠聪 搜集整理

蛇郎君与莲子脸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福州

蛇郎君与莲子脸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6 4.333印张 2插页 80千字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940

书号: 10368·255 定价: 0.80元

目

录

白鵝缘	(1)
蛇郎君与莲子脸	(20)
加令鸟	(32)
梁才女的故事	(49)
南山寺的传说	(58)
木棉庵锄奸	(63)
青石碑	(70)
百花村的传说	(77)
分粮	(82)
两兄弟和渡人侯	(86)
五十颗金丸	(91)
蔡氏劝夫	(93)
客鸟报错喜	(97)
红糖与旧年历	(100)
后来居上	(103)
为啥打雷之前先有闪电	(105)

捉贼打虎要靠亲兄弟	(109)
千金难买好厝边	(113)
乞丐赶庙公	(125)
媒人嘴	(128)
小汉偷割瓠	(133)
胡白秃吃“请”	(138)
傻女婿	(141)
采贝捞珠动乡情	(152)

白 鵝 缘

这个十分有趣的故事，发生在元朝某年的古城漳州府。

那时，漳州城西门外，有一座美丽的西湖，林木苍郁，山青水秀，是个人人爱去的好所在。

西湖畔有个小村子，住着一个姓颜的富绅，人人称他颜员外。他与员外娘的年纪加起来有百岁出头，身边却只有一个女儿。女儿乳名阿妹，今年正好十八春，花容月貌，聪明伶俐，谁看了都喜欢。颜员外夫妻俩守着这千金女，真象那芋叶捧水珠，宝贝得很。

一个春日，霞光灿烂，西湖岸边垂柳依依，花中彩蝶翩翩，景致十分的好。颜阿妹近日里由于心情不好，便由婢女阿嬉扶着，走出绣房，来到花园里散步。

颜阿妹面对远处西湖上踏青的人群，面对湖面上的并蒂莲，触景生情，自己怨叹起来。几年来，父母亲严于家教，不准她离家园一步，更不要说是去逛西湖了。你看那远方，红男绿女相随相伴到天

妃院烧香，而自己却孤影随身，凄楚无限。

不多久，花丛旁传来一阵“哦哦哦”的声响。一位牧鹅少年举着一支米黄色的竹竿，赶着一群白鹅沿着湖岸向阿妹这边走来。这少年名叫阿直，是颜家的仆人。由于漳州多蛇，而蛇怕鹅粪，所以许多人家都养鹅，阿直是颜员外雇来专门养鹅的。那几头高颈大鹅，雪白的羽毛十分光洁，一展开翅膀好比几把大扇。它们一到水边，便兴高采烈地扑进水中潜游，洗洗羽毛搔搔痒，然后又相互追逐，令人看了就快活。颜阿妹看着看着，竟忘了心事，拾起几颗卵石，投掷过去，打得白鹅嘎嘎乱叫，她也不知不觉露出甜甜的笑容。

这时，阿妹的母亲笑盈盈地走来，搂着她的胳膊说道：“乖妹，你不在房内歇睡，这么早就跑到这野外吹风！来来来，你阿爹有喜事要告诉你！”

“什么喜事？”阿妹眨眨眼，长长的睫毛妩媚动人。

颜员外也来了，乐呵呵地抚着五绺胡须，叫道：“乖女儿哟，你的喜事来了！阿爹今早到同知大人家里祝寿，同知大人对我敬如上宾，说：‘听说贵府千金小姐美貌多才，百里挑一，我有意与你联亲，不知意下如何？’女儿呀，阿爹一听，高兴得说不出话来。啧，我做梦也不敢想到能攀上这门官亲哪！”

母亲立即接上说：“是嘛，怪不得天没亮我就听到屋檐上有喜鹊叫呢。乖妹，同知大人看上了我们，你这辈子享不尽荣华富贵，我们二老也有大靠山哟！来，把手伸出来！”她说，打开手中的一只漆盒，掀开绸布包，马上有一股珠光宝气从盒子里射向四方。

父亲快乐地说：“你看你看，这是同知府公子送给你的七彩镯环，价值连城啊！”

阿妹不但没有伸出手来，反而背过了身子。母亲以为女儿害羞了，就靠上去抓住她的手臂。谁知她把手一甩，豆大的泪珠儿从眼眶里滚落出来。是的，这漳州府城里总管府同知大人的公子，谁家不知，那个不晓！他不学无术，浪荡街市，整日惹祸生端，整夜寻花问柳，人人称他花花公子。谁跟这号人过日子，麝香涂身也不香，山珍海味吃了也没味。

“乖妹，你怎么啦？”母亲瞪着阿妹的脸问道。

“我不要，我不要！谁要谁嫁他！”阿妹撒手一扬，把母亲手上的漆盒打落在地，转身奔回绣房。

“你！”颜员外夫妇俩气楞了，连忙俯身去拾漆盒，不巧碰了个头，疼得员外娘嗷嗷叫。

“噢，镯环呢？”颜员外发现盒子空空的，镯

环不知滚到哪儿去了。这下子夫妻俩可冒汗了，赶紧趴在地上找。找了好久，怎么也找不到。颜员外把家中仆人都喊来，顺着草堆、土沟寻了个遍，寻了一天一夜却找不到一点点镯环的影子。两天两夜过去了，三天三夜过去了。

第四天一早，同知大人派人前来，催颜员外定下佳期，以便择日完婚。而阿妹日夜哭哭闹闹，不吃不喝，还要寻短见，搞得颜员外象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头都胀得象米斗那么大。无奈之下，他只得硬着头皮到同知府求情，说女儿誓死不从，哀求再宽限一段时间。同知大人要素回镯环，颜员外又说被女儿摔落地上，至今无处寻找。同知大人一听暴跳如雷，喝道：

“大胆畜生，分明是诈骗宝物，欺蒙官亲，我要上书达鲁花赤大人，叫你顷刻间家破人亡！”

颜员外吓得三魂七魄俱飞天外，跪拜再三，请求让他回去再劝劝女儿，以便完婚。他颠颠跌跌回到家里，见到女儿便破口大骂，下令把绣房上锁，不许她出房一步。

员外娘想，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一来非迫死女儿不可。二来女儿一死又得罪同知大人，现在要紧的是把那定亲的物件找到，到时女儿不肯，把镯环退回也能将就一下，否则没有镯环，亲事退不了，又会被控为诈财骗婚！她慢慢寻思，那日在湖畔失

物时，除了她夫、妻、女、婢之外，仅有湖边一个牧鹅少年阿直。会不会是这小子见物起意，私自藏了？对，这镯环失落，必定与他有关！

于是，她便把这事对老头子说了。颜员外一拍脑门说：“对对对，我怎么一时心火上来，就气糊涂了！赶快把那小子喊来追问。”立即，他叫家人把阿直找来。

阿直这少年，再过一年就是二十岁了，身子长得象一头小牛犊，壮壮实实的。但他平日总默声默气的，不大讲话，遇事就象一条小毛虫。他来到大厅，一听有人喊跪下，也就莫名其妙地跪下了。

颜员外话头重重地问：“阿直，你这几天干了什么坏事，怎么一句话也不讲了？！”

阿直象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一味摇头，也不知道讲什么好。

“还不老实说，你把七彩镯环藏到哪儿去了？”

“啊，啊……”阿直这才明白了怎么一回事，满腹冤枉化成怒火，喉头象火烧一样灼痛，更讲不出话来。“你们……你们……”

“你看你，”颜员外指着他的鼻子喝斥：“吞吞吐吐，准是你偷了，还不认罪！”

“我没有、我没有……”

“你还强辩，来呀，给我打。”

家奴举起木棍劈劈啪啪，打得阿直双手抱头，

遍身青紫，大叫几声冤枉，就晕过去了。

“糟，没气了！”家奴惊叫了一声。

“没啥，是晕过去的。”颜员外摸摸他的鼻头，发狠地说：“一不作，二不休，把他抬到总管府衙门告给达鲁花赤老爷，就说是他暗中勾引咱女儿，把镯环偷走了。这样，同知府大人就会把大罪怪到他身上，减轻我们的干系。”

员外娘说：“好是好，那、那我们女儿的脸要往哪儿搁！”

“顾不得许多了，不然我们会家破人亡啊！”

就这样，阿直被抬到了府衙。颜员外捧上了一张状纸，还给达鲁花赤老爷送了许多银子，请老爷发落。达鲁花赤老爷收了银子，也不看状纸，就下令把阿直收监，待醒过来以后再审问。

再说颜阿妹被锁在绣房里，啼哭不止，一天天消瘦下去，活象旱盆萎花。颜员外让女婢阿嬉日夜看守，谨防她寻死。一天早晨阿妹从惊梦中醒来。原来她梦见那花花公子的花轿闯进她家，把她连拉带拖地绑走了。想到可怕的梦境，她想，与其遭受非人的蹂躏，倒不如死了，留得一身清白。当阿嬉走开去端饭的隙儿，她便解下裙带，决心自缢。就在她把颈子投入圈套时，只听几声尖叫：“小姐！小姐！”原来是阿嬉端饭来了，慌忙开了锁冲进去把

阿妹搂住，总算救了她一条命。

阿嬉把阿妹扶到床上，也伤心地说：“小姐，你不能死啊！”

“咳，父母势利，色狼横行，活着有什么用，让我去吧。”

“哎，现在你不能死，有一个人现在替你承受了天大的冤枉，被关进大牢了！”阿嬉把今天家里发生的事说了一遍。

颜阿妹吃了一惊，她知道阿直平时为人忠厚老实，想不到父亲竟会这样不讲天理良心，嫁祸于人，使牧鹅少年蒙受大冤，心里又同情又难受。“阿爹啊，你真狠心，既害了女儿，又害别人，叫我怎么能闭上眼睛啊！”

“是嘛，小姐万万死不得。你一死，谁来替他作证！”

过了片刻，阿妹心绪稍稍冷静下来，就对阿嬉说：“阿嬉，你日夜与我相伴，情同姐妹，我有一件事请你帮忙，不知你可答应？”

“小姐，有什么事你尽管吩咐，今日怎么客气起来？”

“我出入不便，想托你带一点薄银，到监牢去看看那个受我连累的无辜。你仔细问问他，到底拿了镯环没有？如果拿了，就赶快扔了，那是祸物。如果没拿，叫他千万别认了，咱们再想办法替他解

难。”

阿嬉听了十分中意，接过银子就要跑。

“慢着！”阿妹郑重其事地说：“到了那边，先要拨一点银子给狱卒大哥，请给方便，别欺负那个可怜的人。”

阿嬉点点头，一口气跑到总管府后门的监房，看见禁卒老头独个儿斟酒，就轻声地探问：

“老伯，请你行个方便，我要看看那个养鹅的阿直。”

“啥？”老头抹抹胡须，“阿直？哎，看不看都一样，刚才行文上司，判了死罪啦！”

“啊，有这事……”阿嬉哭出声来了，“阿伯，求你让我看一回吧，他是我的兄弟！”说着，把银子分了一半塞到他的手心。

“小声点！话该说的赶快说，不能太久，否则老爷知道了，我就头断难吃饭！”

老头打开铁锁，让阿嬉走进去。阿嬉看到阿直血痕满面，心里直发酸，颤声叫道：“养鹅大哥，让你受冤屈了……”

“谁？”阿直一看是个小姑娘，头马上低下去。

“我家颜小姐让我来看看你。”

“啊，颜家小姐！”阿直显然感到愠怒，“我不愿再听到他颜家的事，她，她害得我好苦哇！”

说着转过身，不想理睬阿嬉。

“你这个人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家小姐跟你一样被关在房子里，可她还一直惦念着你。”

“我跟她一非亲、二非故，你别再诓我好了。”

“咳，难怪你名叫阿直，直得转不过弯来。你已经死到临头了，有人想救你，你却不长志！”

“是吗？”阿直听到死字，心都懵了。

“我骗你干什么。大哥，我是颜家的女婢阿嬉，和你一样是受苦人。刚才，我家小姐可怜你无辜受连累，叫我带了这些银子给你，还要问你到底拿了同知公子订亲礼物钏环没有。要是有的，赶快扔了，那东西是祸物，要是没有，千万不能乱认。”

“有没有都一样，我已经认了。”

“什么，你真的拿了？”

“没有，我可以对天发誓，什么圆环扁环我连影子都没见过，可是一上公堂，老爷的夹棍烙铁叫人怎么受得了哇，我不如早招早死了好！”

阿直说到这儿，满脸泪水，阿嬉也听得珠泪成串，扑簌簌地落在地上。她泣了好一阵子，才说：

“大哥，我问清楚了，得赶快回去禀告我家小姐，再想办法救你。”

阿嬉回到颜家，一五一十把方才的事对颜阿妹说了一遍，阿妹气得几乎要昏了过去。

夜临了，天上黑云密布，看不见一点星光。阿妹泣道：“咳，我们口口声声要救他，可什么办法也没有，那真是骗他下黄泉呀！……”她躺在床上，翻来复去，三更梆响了还没睡好，朦胧中，耳边响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的嗒嗒、的嗒嗒，越来越宏亮。她睁开双眼一看，眼前出现千乘万骑，只见骑士中走出一位威武彪壮的将军，高声叫道：

“吾乃石九郎也！今有察司大人南下，翌日进城，你快作具状词，拯救无辜！”

颜阿妹拨开被单，坐起身来，却什么也看不见。她揉揉双眼还是黑洞洞的一片。她忙把阿嬉唤醒，把方才的怪事告诉她。

“小姐，或许是遇到达官贵人了。快！快写一张状词，明天我到路上去打听，看看是不是真的。”

阿嬉点灯磨墨，阿妹撕下一块白绢，一笔一滴泪，把父亲与同知大人为她强订终身以及镯环失落后使牧鹅少年蒙受冤屈一事，洋洋细细写了一大片，读了三遍，才扎牢交给阿嬉藏着。

第二天一早，阿嬉快地做好了家务，就借口买小姐的花粉上街去了。她沿途打听，却没有人知道察司进城的事。腿走酸了，但她强咬着牙撑着，出了东门，过了接官亭，这时，只听得一阵“哐哐哐”的锣声响，她看见一群浩浩荡荡的人马直往城门走来。鸣锣开道的人走过，又有一排手执刀枪的

兵士走来，最后面是一顶八人抬的大轿，轿顶敞篷，一位字眉严峻的大官坐在上面。

阿嬉心里扑扑地跳，咬紧牙关忽地冲上大道，挡住路口，头顶状纸跪地高喊：“老爷，冤枉哪！”

“启禀大人”，衙役连忙禀报，“有人拦道喊冤！”

这官员正是南下巡察的察司大人。他一听禀报立即示意停轿，令人将状纸取来观看，看完状词觉得事关命案不能怠慢，便下令打道先到达鲁花赤衙门。

察司大人来到衙门，询问达鲁花赤对颜府失镯案的申办过程。达鲁花赤被问得瞠目结舌，满头冷汗。察司大人掷下火签，让衙役立即将此案有关干系人等全部传来，升堂复审。

众干系人来到公堂，只听“嗨——”一阵宣威呼号，吓得纷纷下跪。察司大人指着同知父子问道：“你家父子原告颜家诈物悔亲，是何缘由，细细诉来！”

“大人哪！”同知连忙拜了三拜，说：“下官夫妻年已半百，只生一个儿子。那日下官小寿，在宴席上与颜员外订下亲事，并交给价值连城的七彩镯环一只作聘礼。谁知他收了订聘之物，却唆使女儿悔亲。”

“哎呀老爷啊！”颜员外连忙磕了三个响头，
“小人并非有意悔亲，只因小女自幼娇生惯养，不遵父命，撒娇之时，将七彩镯环打落在地，被在那里牧鹅的家人阿直窃走，至今无法归还。”

“老爷冤枉哪！”阿直高声呼道：“小民阿直，从不贪人一分一厘，颜家丢失什么东西，小民至今均无看过。无奈达鲁花赤老爷将我屈打成招！望老爷明察，替小民伸冤哪！”

“胡说！”达鲁花赤老爷从坐椅上跳了起来，气急败坏地斥道：“大胆人犯，明明自己画供认罪，反诬本官，你要加罪一等！”

“老爷啊老爷，容民女申诉。”这时颜小姐怒不可遏，挺身拜曰：“民女与家奴阿直素昧平生，但可为他作证。那日失环之时，他根本没有靠近我们。窃环的冤情全是同知老爷和家父嫁祸于他的！”

“啊！”众人都大吃一惊，咄咄迫人的眼光一齐射到颜小姐的身上。察司大人连忙问道：

“你因何知道是别人嫁祸于他的？”

“老爷，容我从头说起。家父为民女提亲，民女本应三从四德，听凭父命。只因同知大人的公子是城中一霸，人称花花公子，经常打家劫舍，掳淫良女。如果民女答应亲事，岂不自投火坑？无奈家父趋炎附势，欲攀官亲，不顾女儿的前程，你说民